

卷二十九

晉孝武帝下

安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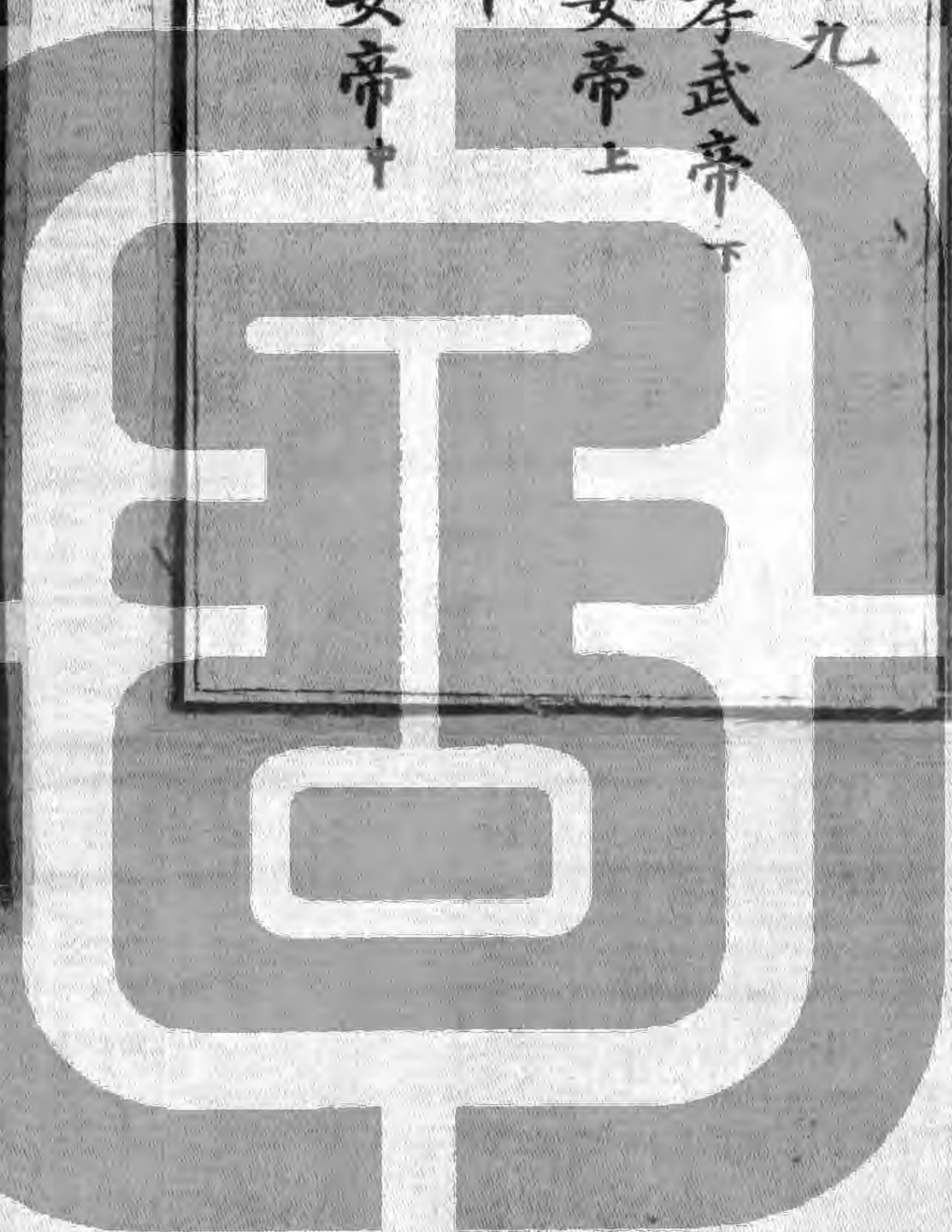
卷三十

晉安帝中

歷代通鑑纂要

卷二十九

之三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九

起晉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安帝隆安二年

十年秦王苻丕大安元西燕主慕容冲更始元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小國一凡五僭國

燕慕容冲稱帝于阿房

是為西燕。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

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中山王才不逮人。功

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太保安出鎮廣陵

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為姦諂所構。與安有隙。會秦

酉乙



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  
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  
詵。奔五將山。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

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安有疾求還。至建昌而薨。詔加殊禮以葬。謚曰文  
靖。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  
事。

後秦王萇弒秦王堅。

後秦王萇圍五將山。執堅以歸。幽于別室。使求傳  
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  
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  
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  
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  
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劉顯弒其君頭眷而自立。

顯。庫仁之子也。既而魏王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

顯奔西燕事在十二年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

而都之。秦封以為苑川王。是為西秦。

十一年秦主苻登太初元燕建興元後秦建初元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

登國一新大國一呂光大安元年僭國舊大國四西秦小國一凡七年

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劉顯既殺頭眷。又將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

其舅賀訥。珪後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

推珪為主。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以長孫嵩。叔孫

丙戌

普洛。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為左長史。

許謙為右司馬。王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

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等出納教命。尋

徙都盛樂。在定襄改稱魏

燕王垂稱皇帝

定都中山。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西燕弒其主冲。立段隨為燕王。

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疆。課農築室。為久安

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殺之。立冲將段隨

為燕王

西燕人殺段隨而東。至聞喜。立慕容忠。復稱帝。

燕慕容恒。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顛。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顛。恒又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虜弟之孫也。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西燕弒其主忠。立慕容永為河東王。

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

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

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

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

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初。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年老。議欲廢之。於是推登為雍河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即而命之。仍封南安王。至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自杏城奔南安。登發丕

子戊 亥丁

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年。立子德宗為太子。

十三年

西秦王乞伏乾歸大初元年

翟遼自稱魏天王

初丁零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執太守滕恬之。據其郡。燕使其太原王楷擊遼。降之。已而遼復叛燕。至是遣使謝罪于燕。燕主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丑巳

十四年

涼麟嘉元年

呂光自稱三河王

初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尋自稱酒泉公。至是稱王。

以范甯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

甘武女稱也切老姆莫補切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

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左衛將軍許營上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  
胡氏寅曰。帝既親政。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可與

為善矣。謝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安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也。

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又言中

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

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十五年。以王國寶為中書令。王珣為尚書僕射。十六年。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

後燕主垂擊釗。釗奔西燕。歲餘謀反。西燕主永殺之。

十七年。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



巳癸

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  
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  
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於道子。後出  
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  
報。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征虜參  
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  
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謂曰。  
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若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為琅邪王。徙道子為會稽王。  
十八年。後秦主苻卒。太子興帥兵擊秦。

苻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昱。僕射尹緯等。受遺輔  
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  
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  
失。吾無憂矣。苻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  
伐秦。

午甲

十九年

秦主苻崇延初元。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三小一凡五僭國。

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為河西都統

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雄  
勇有大志。與大將紛紛。謀取涼州。紛紛曰。公必欲  
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

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後秦主興立。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是後姚氏止稱秦。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永困急。求救於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燕主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

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未乙

西秦主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乃遣使稱藩于晉。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二十年。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

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

### 長星見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臣等謹按天之告戒人君。恒以星變災異。使之恐懼修省。長星之見。變異非常。帝不惟不懼。而乃戲豫如此。安能免於貴人之禍哉。

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魏皇始元涼龍飛元年

申丙

燕主垂卒。太子寶立。

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九月。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

丁酉

**安皇帝**

隆安元年

南涼王秃髮烏孤  
段業神璽元年

大初元北涼王  
舊大國三西秦

涼小國二新小  
國二凡七僭國

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王恭入  
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  
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  
王珪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  
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除之。亦無不濟  
也。恭乃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  
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  
人。國寶等愈懼。孝武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歲。

以王珪為尚書令。王國寶為左僕射。  
秃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

是為南涼

魏王珪擊燕。進圍中山。燕王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  
拒魏。

先是魏王珪叛燕。燕擊之。珪將兵拒燕。燕軍夜遁。  
追至參合陂。大敗之。既而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  
奔還。珪進圍中山。寶奔幽平。牧慕容會軍。開封公  
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

立皇后王氏

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王恭字也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皆君側之惡人也以除君側之惡。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仲堪然

之。南郡相江績極言其不可。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散歸。問計於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晉司馬懿三族我乎。珣曰。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懿也之儔邪。又問計於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

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雋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

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眾歸之。

先是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涼王光遣呂纂將兵擊蒙遜。破之。蒙遜從兄男成亦合眾攻建

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帥眾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光命呂纂討之。不克。是為北涼。

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魏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二年

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

小國一凡八僭國

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

先是魏克中山。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戶四萬徙滑臺。慕容麟上

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是為南燕。麟復謀反。德殺之。

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彊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於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燕段速骨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

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因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擲為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其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

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帥兵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佺期及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追獲之。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伏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恭拜牢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使



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脩言於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復以殷仲堪督荆益軍。仲堪等罷兵還鎮。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揚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喻蔡洲軍士曰。汝輩不散。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所部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乃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

慰喻仲堪等受詔推玄為盟主

### 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謚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 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九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

起晉安帝義熙三年至安帝隆安三年

三年

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涼主呂纂咸寧元年北凉天璽元年

段業自稱涼王

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

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

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

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

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

亥巳

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等謹按書籍所載。凡宇宙內所有者。畢具。李先之對。信不誣矣。道武從其言。遂有大索之令。可謂知經國之本者。孰謂夷狄而有是哉。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祿孤立。

利祿孤尋更稱河西王。

南燕王德昭陷廣固。遂都之。

今益都縣地。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

奴為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人情危懼。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

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

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率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

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

臣等謹按王疑之。殷仲堪皆崇信天師之術。而

會稽之陷。鄩城之奔。竟不能免。以至見殺。世之

惑於鬼神邪說。而不修人事者。亦可以鑒矣

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

四年

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南燕建平元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涼南涼北涼南燕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

燕主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

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

子庚

州軍事。領荆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

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

詔劉牢之討孫恩。走之

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

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水名在華亭縣瀆壘。以備之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自稱涼公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

暠為效穀令。敏卒。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

推為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嵩為沙州刺史。涼公嵩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是為西涼。

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胤間我父子。胤懼自殺。

丑辛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五年

燕王慕容熙始元涼王呂隆神  
鼎元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

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孫恩寇丹徒。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

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



關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攻陷廣陵。尋以裕為下邳太守。討恩於郁洲。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桓玄勵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恩逼京師。建牙聚衆。請討之。後將軍元顯大懼。會恩退。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涼王隆遣使降秦。

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巳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

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元興元年

南涼王禿髮傳  
檀弘昌元年

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

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桓玄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糗扶牛切橡糗也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

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玄兵至姑孰。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玄發江陵。至歷陽。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

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玄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走入東府。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脩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

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謚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

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玄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及卞範之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

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儻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

玄殺會稽王道子。

玄使御史杜林防衛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醜殺之。

二年

是歲涼亡大三  
小四凡七僭國

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玄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下範之。勸玄早受禪。朝廷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内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

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己受命之符。至是下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禪位于楚。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

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

屯白帝。

三年

魏天賜元年

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弟謙拒之。

先是劉裕追盧循至晉安。何無忌潛詣裕。勸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位。於京口圖之。裕從之。至是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

辰甲

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穆之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

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

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

於石頭

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斬之。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趨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

建康者。使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玄司徒王謚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桓玄於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令。

玄挾帝入江陵。

桓玄挾帝至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峻刑罰。衆益離怨。

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落洲。在德化縣東北大破之。得太

廟神主送建康。

桓玄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祔還京師。

玄挾帝東下。

桓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

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

入南郡府舍。毛璩之弟子脩之為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叅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玄於枚回洲。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以脩之為驍騎將軍。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

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弒逆。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玄舉哀。追謚譙帥。群臣奉璽綬於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譙於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 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

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做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義熙元年

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西涼建初元年

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悉拔之。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

不許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於滇川。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瑗為寧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 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為主。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裕尚書事。裕皆不受。而

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以盧循為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為始興相。

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荆湘江豫皆平。

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立。

超。備德兄子也。先是自秦逃歸。封為北海王。

二年。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丙午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以乾歸為主客尚書。

三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  
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一南涼北涼南燕西

涼小國四新小  
國二凡八僭國

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羨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會魏主珪歸所虜秦將于秦。興歸賀狄干以報之。勃勃怒。遂謀叛。

丁未

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

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為天王。

初將軍馮跋得罪於熙。熙出送葬。跋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為主。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執熙殺之。復姓高氏。

四年

南涼嘉平元年

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

申戊

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戍石頭。

南涼復稱王

五年

魏太始元年 拓跋嗣永興元年 燕王馮跋太平元年 西秦

酉巳

夏小國六新小  
國一凡九僭國

劉裕伐南燕。及燕師戰于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即以為中軍參軍。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

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桂林王鎮曰。宜出峴逆戰。不宜自棄險固。超不從。鎮出歎曰。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至東莞。今沂水縣超先遣公孫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昃。勝負

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破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來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樂浪王惠曰。

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

### 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

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

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殺之。而自立。

六年

是歲南燕亡大二  
小六凡八僭國

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彫瘁。絕望外援。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吊

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司馬氏先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也。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 劉裕至建康

初徐道覆聞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江荆都督何無忌討道覆。戰敗。死之。中外震駭。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至建康。

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

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

毅之從弟也諭止

之。毅怒謂藩曰。徃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且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

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

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築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循寇掠諸縣無所得。退還尋陽。裕使將軍王仲德等帥衆討之。

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

通鑑卷之三  
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斬之。

先是縱稱藩于秦。請桓謙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事在五年至是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謙為荊州刺史。使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

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閉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道規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州刺史傅韶討斬之。桓氏遂滅。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

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

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



